

元代全真教在山西的发展

赵改萍

全真教于马丹阳掌教时期传入山西。丘处机掌教时，全真教利用统治者的力量，适应民众祈福禳灾的心理需求，迅速扩大了教势，不仅信众人数和道观数量大为增加，而且还开凿了道教石窟、组织刊刻了《道藏》，使山西成为当时北方全真教势力最隆盛的区域之一。同时，元代全真教在山西的发展也呈现了诸多地域特点。

关键词：元代 山西 全真教

作者 赵改萍，1976年生，哲学博士，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全真道由王重阳于金朝中期创立，宣扬道、儒、释三教合一，兼而修之，故号全真。金末，全真教拥有巨大的社会力量。程巨夫《徐真人道行碑》曰：“金之季，王重阳起咸阳，为天下全真教祖，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为之徒，隐显变化，震撼于秦陇燕齐晋魏之间，人皆以为仙。征聘之使，联袂结骑，尊敬宠信，贵贱罔问。所过贫者廉，景者慈，而不知其然，拔死命，奋败军，而不以为能，迹其行事，几于道矣。”^①元初，全真道积极迎合蒙古统治集团需要，以致“玄风大振，四方翕然，道俗景仰，学徒云集”。^②全真教传入山西后，在元朝得到迅速发展，遍及城镇乡村，至元之后发展势头放缓，表现出诸多地域性特点。

一、全真教传入山西，取得初步发展

山西因其境内广布名山大河，环境清幽，历来是世外仙俦仰慕修行之地，它又与全真教发祥地——陕西毗邻，距全真教兴盛之山东、河南、河北等地较近，深受影响。同时，汉以来山西地区神灵信仰之风甚为浓厚，“井邑聚落之间皆有神祠，岁时致享其神，非伏羲、神农、尧、舜、禹、汤，则山川之望也。以雩以禋，先穡邮睨，于是奔走焉。”^③全真道兴起之初就将山西芮城人吕洞宾尊为五祖之一，甚至认为“全真之教盖发源于此”。^④历史上浓厚的神仙信仰之风以及吕祖信仰影响，为全真教向山西境内发展提供了信仰基础。另一方面从客观因素分析，金元之际，山西成为兵家激烈争夺之地。残酷的战争使大量无辜平民惨遭杀戮，幸存者亦流离失所，残酷的社会环境极大地激发了民众对神灵救助的渴望。这些主客观因素为全真教在山西的发展提供

① 程巨夫：《徐真人道行碑》，陈垣编《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712页。

② 姬志真：《盘山栖云观碑》，陈垣编《道家金石略》，第465页。

③ 宋渤：《重修真泽庙记》，胡聘之编《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十五，清光绪二十七年刻本。

④ 单公履：《冲和真人潘公神道之碑》，李道谦编《甘水仙源录》卷五，《中华道藏》第47册，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54页。

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全真教在马丹阳掌教时期传入山西,并取得初步发展。大定十年(1170),王重阳仙逝汴梁,马丹阳继任掌教,率长真、长春、长生三友入关,居咸阳刘蒋村。从大定十年到大定十八年(1178)马丹阳在终南祖庭,居环修炼,赠答求道者,招贤纳士,集聚力量。《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载,河东隰州人于通清“谒见丹阳宗师于祖庭。丹阳问其行止,先生具实以告。丹阳留居座下,执巾瓶之役数年。”^①又“陶彦明,平阳襄陵县人……诣刘蒋。丹阳见之,如有夙契,留居座下,与之名曰彦明,字明甫。亲炙日久,教以性命之理。朝夕训海,以至心地开通,了无凝滞。”^②稷山县段明源可能是在山西最早传播全真道之人。《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载:“既蒙印可,行其所受之学。不数载乃得,心字瞻明,臻于妙道。遂杖屦还河东,于稷山县城之北筑了真庵居环堵,自此依归者众。”^③段明源的宣教对周边地区也产生一定影响,以致陕西三原人杨明真闻之,“往诣参请,多蒙指授,仍以物外人词见赠”。^④马丹阳东归海上之时,段明源曾赴潼关叩谒,丹阳赞曰:“关中已有赵悟玄,河东又得段明源,吾教得所传矣。”^⑤马丹阳对段明源在河东的发展非常满意,赞赏有加,说明全真教在河东已具一定规模。此外,薛知微也是从马丹阳受道后还乡河津,“度门弟子数百人,唯侯志忍、柳志春、唐志安、范志冲四人为入室,皆立观度人于河东云应间。”^⑥乔潜道先拜师马丹阳,后归教于长春,于明昌辛亥(1191)岁,承长春命,弘化河东,于临汾筑冲虚观。其时亦有外地全真道徒远赴山西阐教,如《东华观记》载,李志云祖籍闻喜,自幼随父迁嵩州福昌县,“至壬辰(1172)年,时值兵革,平达绛州等处,居圉堵而晦迹韬光。……数载出圉,于己亥(1179)年居于河底村,有刘会首、王通事、吴会首、小杨田四等,将本村旧有三清殿一所,地二十亩施于李公先生,为庵住持。”^⑦汾西人李大方“大定初,游关中”拜郝大通为师,“贞祐南渡,君还居乡邑,因自号北山退翁。”^⑧可见,金末之际,因社会动荡,导致民众、道者逃难而促使全真道随着大量移民迁徙而迅速传播。由此,全真道传入晋南之稷山、河津、闻喜、汾西、洪洞、赵城一带。

马丹阳弟子在山西的弘道活动反映了全真道传入山西的一些特点。首先,大多数弟子是直接被马丹阳授意回乡弘道,说明全真道上层意欲扩展教势的愿望;其次,这些弟子大多是晋南人,也有外地人赴山西弘道者,主要来自陕西、河南等与山西毗邻之地,反映了全真道传播的基本路径是经由中心区域,由近及远,向外围辐射,地缘环境的影响至关重要;再次,全真道在晋南通过新建或改建旧有道观,建立了稳定的道场,吸引信众,组织会社,并且设置了会首;第四,全真道除在晋南获得初步发展外,已经由南向北,扩展至山西北部之云州、应州等地,但其势力主要在民间发展,影响未及社会上层。

二、全真教在山西的发展及其作用

元初,丘处机掌领全真教,声誉远播,渐向社会上层发展,特别是觐见成吉思汗东归后,世庶道侣云集。《真常宫记》曰:“自长春真君应诏以来,玄化既行而教风益著,其华宫壮观,巨

① 李道谦编《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上,《中华道藏》第47册,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84页。

② 李道谦编《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中,《中华道藏》第47册,第91页。

③④⑤ 李道谦编《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上,《中华道藏》第47册,第86页。

⑥ 李道谦编《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中,《中华道藏》第47册,第92页。

⑦ 无名子:《东华观记》,陈垣编《道家金石略》,第518页。

⑧ 元好问:《通玄大师李君墓碑》,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四十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74页。

容俨像而星罗夷夏。”^①丘处机曾对弟子直言：“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时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务，人人当铭诸心。”^②在丘处机指示下，很多高道由燕入晋，自北而南，进入山西弘道立观，对全真道在山西的发展发挥了重要重用。

（一）全真高道、掌教在山西的弘道阐教

丘处机应诏东归后，一方面众多山西道徒皈依丘处机，据《浑源县真常子刘君道行记》载，云中白登（今大同）人刘道宁，于癸未（1224）秋，向丘处机执弟子礼，“因授秘诀，加号‘真常’，令筑室西京”。^③后，刘道宁在晋陕之间往返再三，大兴筑构，修华山云台观、华岳庙等。另有，平阳孙志坚、太谷李志全、翼城史志经也曾直接受教于丘处机。另一方面，大批颇有影响的全真高道进入山西弘道。

最具影响者首推宋德方，特别是他开凿龙山石窟，编撰《玄都宝藏》，对促进山西道教乃至周边道教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232年，宋德方应河东行省胡天禄之请前往山西主持崞州与平阳醮事。途经“太原西山，得古昊天观。”^④开凿了龙山道教石窟，“修茸三年，殿阁峥嵘，金碧丹雘”。^⑤明嘉靖《太原县志》亦载：“东石崖列凿石室八龛，有道者姓宋号披云子所凿。一曰虚皇龛，内刻石像十一尊；二曰三清龛，内刻三清像三尊；三曰卧如龛，内刻卧像一尊，传为披云子卧化之所；四曰玄真龛，内刻石像三尊；五曰三天大法师龛，内刻石像三尊；六曰七真龛，内刻石像七尊。第七第八两龛俱名辩道龛，玉皇大殿五间。”^⑥开凿如此浩大的道教石窟，在全国首屈一指，可见宋德方的运筹能力和全真道实力之盛。

元太宗丁酉年（1237），宋德方与门下秦志安等谋议重刊《玄都宝藏》，“探道奥以定规模，稽天运以设方略，握真机以洞幽显，秉独断以齐众虑，审人才以叙任使，约口程以限岁月，量费用以谨经度，权轻重以立质要”。^⑦秦志安总揽编纂事务，参与校讎编纂的还有李志全、毛养素与何志渊等人。“立局二十有七，役工五百有奇，”^⑧历时八年完成，“首制三十藏，藏之名山洞府。既而诸方附印者百余家。”^⑨元刊《玄都宝藏》比《大金玄都宝藏》之6455卷，增1400多卷，主要新增全真门人之诗文著作，如《金莲正宗记》、《烟霞录》、《绎仙》、《婺仙》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宋德方还积极兴建全真道宫观。《玄都至道披云真人宋天师祠堂碑铭并引》载，宋德方“犹假余力，建立宫观，自燕齐及秦晋，接汉沔，星分棋布，凡百余区。”^⑩他在山西所倡建的宫观，可考者有十多处，如绛州玄都万寿宫、芮城纯阳上宫、乐全观、玉泉观，以及“下庄之泽净庙，下之玉京，中□之□清，上郭之东华，虞乡之东□，山上之灵峰并列而为披云门下之名区矣。”^⑪最重要的是作为全真道三大祖庭之一的芮城永乐宫，在全真道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宋德方在山西还培养了大批人才，其道徒亦遍布山西各地，“门徒半天下，……自藏室之兴，玄门之士，登真达道者有之，穷理尽性者有之，明经讲授者亦有之，皆真人作成之力。”^⑫著名者如秦志安、

① 王道亨《真常宫记》，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十，清光绪二十七年刻本。

② 商挺《大都清逸观碑》，李道谦编《甘水仙源录》卷十，《中华道藏》第47册，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206页。

③ 王鹗《浑源县真常子刘君道行记》，陈垣《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493页。

④⑤ 李道谦编《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下，《中华道藏》第47册，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02页。

⑥ 《太原县志》卷一，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⑦⑩ 李鼎《玄都至道披云真人宋天师祠堂碑铭并引》，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47页。

⑧ 元好问《通真子墓碣铭》，陈垣《道家金石略》，第486页。

⑨ 商挺《玄都至道崇文明化真人道行之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613页。

⑪ 杜思问《乐全观记》，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十七，清光绪二十七年刻本。

⑫ 商挺：《玄都至道崇文明化真人道行之碑》，陈垣编《道家金石略》，614页。

李志全、毛养素、祁志诚、苗道一^①等。《玄都至道披云真人宋天师祠堂碑铭》评价曰“真人之名，上至王公大人，下至山野隐逸，无不闻之者，至于面其识者，亦十八九，其所养又发为如彼之事业，其门人亦数千余。……真人之玄襦洋溢，波及后世，将见斯人辈继继而出，如川之方至。”^②

丘处机的另一弟子潘德冲亦主要活动于山西，并具体主持了平遥太平兴国观、芮城纯阳万寿宫、九峰山纯阳上宫的兴建。《冲和真人潘公神道之碑》载，“不数稔新宫告成。堂殿廊应斋厨厩库，下至于寮舍涑浴之属，各有位置，莫不焕然一新。北逾一舍，有山曰九峰，土人云此纯阳得道处也。遣其徒刘若水起纯阳上宫，及于宫侧创下院十余区，市良田竹苇及蔬圃果园、舟车碾础，岁充常住百色之费。至于四方宾侣过谒宫下者，周爰四顾，见其严飭壮盛，俨敬之心油然而生。”^③宋德方、潘德冲等高道在山西刻印经藏、开凿石窟、营建宫观、授徒弘道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极大地推动了山西全真道的发展。山西全真教的势力也由晋南发展至晋中、晋北。

丘处机之后，历任掌教与山西全真道关系密切，对山西全真道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掌教尹志平曾数次来到山西。元太宗七年（1235）春，尹志平受沁帅杜德康之请，西入汾晋，道经定襄，“太守张侯闻之，出境远迎，……舍所居之宅改为观宇。”^④在定襄出资建重阳观、通仙观，劝说张侯弃官入道。至平遥“作大醮，多致感应。有万户梁公，久钦道价，即奉施本县清虚观。师增修粉饰，胜于往日，更为太平兴国观。是冬，平阳府李侯率僚属车马来迎，请演教于长春观。官民富庶，日送供者，旁午于道。”^⑤“由云应南下，所至原野道路，望尘迎拜者日千万计。愿纳宫观为门弟子者，若前高之玉虚，崞县之神清，定襄之重阳，平遥之兴国，咸请主于师。”^⑥后赴终南，拜谒祖庭，途经稷山时，为纯阳观创名，经闻喜为兴真观“亲笔观额”，^⑦过绛州改全真观为兴隆观。^⑧次年到京兆，返回大都时，再次经过山西，“沁州杜帅又施神霄宫，增广堂庑”。^⑨又会刘道宁于浑源。尹志平在两次山西之行中，沿途创立宫观，招收弟子，襄助大批道观或取得观额，或捐资重修，使全真道在地方上获得政府认可，这也是全真道全盛时期势力急剧膨胀的表现。

掌教李志常于乙巳年（1245）为河东永乐纯阳祠宇奏请赐宫额。元宪宗二年（1252）拜谒终南祖庭，途经芮城时，倾囊倒囊，捐资经费，建成了纯阳上宫。^⑩张志敬掌教时，升芮城柴村真常观为宫。^⑪此时，山西全真道达至极盛，“通都大邑，道宫琼楼玉宇，连薨接栋，相望于阊阖间。虽十家之邑，三户之聚，颐真进道之庐，无地无之。纶巾羽服，以道自名者，肩相摩，踵相接也。”^⑫这种情况也进一步激化了佛道之间的矛盾。据佛家《元至元辨伪录》载，全真道在“平阳、太原、武、朔、云中、白霄、辽东、肥水等路，打拆占夺，碎幢磨碑，难可胜言，略知名者五百余处，皆李志常之所主行。”^⑬佛教的辩词反映出全真道在全国的发展态势，以及

① 程越：《金元全真道后弘期掌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年第4期）一文认为，苗道一是宋德方弟子，并认为宋德方一系实力雄厚。

② 李鼎：《玄都至道披云真人宋天师祠堂碑铭并引》，陈垣编《道家金石略》，第547页。

③⑩ 单公履：《冲和真人潘公神道之碑》，李道谦编《甘水仙源录》卷五，《中华道藏》第47册，第154页。

④ 牛诚修：《定襄金石考》卷二，雪华馆1932年铅印本。

⑤⑨ 李志全：《清和演道玄德真人仙迹之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40页。

⑥ 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下，《中华道藏》第47册，第95页。

⑦ 秦志安：《兴真宫记》，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十四，清光绪二十七年刻本。

⑧ 阎复：《玄都万寿宫碑》，《山西通志》卷十五，明成化十一年版。

⑪ 王道亨：《真常宫记》，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十，清光绪二十七年刻本。

⑫ 段成己：《创修楼云观记》，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五十九，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17页。

⑬ 祥迈：《元至元辨伪录》卷三，《大正藏》第52册，第767页。

佛道矛盾,其中虽有夸张,但却决非无稽之谈。全真道士利用各地佛寺焚于战乱之机,占据庙祠,改为道观,与佛教展开激烈的争夺,导致佛教的猛烈反击。宪宗五年(1255),李志常与少林辩论,第二年,僧道再次辩论,道教败北,元宪宗下令抗论之17名道者去冠落发,其中也包括山西“平阳路玄都观讲师李志全”,^①并焚毁道经45部及经板,又“于河中、京兆、绛州、平阳府四处立碑旌其伪妄。”^②

祁志诚掌教时佛道矛盾进一步激化,全真道遭到打击。祁志诚是宋德方弟子,与山西渊源深厚。早年被元兵从河南掳掠至太原祁县招贤里,被强家收为养子,后随宋德方“居太原西龙山之静居”。^③蒙古海迷失后称制二年(1250),祁志诚居云州金阁山乐庵。“丞相安童尝过而问之,志诚告以修身治世之要。安童感其言,故其相世祖也,以清静忠厚为主。”^④至元九年(1272)任掌教,“真人感念强氏子养之恩,请复其家,诏从之。”至元二十三年(1286)请额于京师长春宫,赐绛州宋德方弟子牛志淳建道观名为“全真观”,^⑤张志仙掌教时曾为芮城玄逸观请得观额。^⑥但此时,佛教再次发难,至元十七年(1280)元廷“诏谕真人祁志诚等焚毁《道藏》伪妄经文及板。”^⑦十八年(1281)元廷再次下诏焚毁道经。《玄门掌教大宗师存神应化洞明真人祁公道行之碑》亦载:“十八年(1281),道门多故,真人挺身直前,百沮而不挠。……二十二年(1285)烦言已息。”^⑧可见,全真道从宪宗五年(1255)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间,不断遭到元廷打击压制,山西全真道也受到了损失。贮藏于芮城永乐宫之《玄都宝藏》经板,因其重要影响和巨大价值而备受关注,以致元廷所立河中、京兆、绛州、平阳府四处警示碑中三处在山西境内。另,至元十八年(1281)都功德使司上奏中专门提及山西所藏道藏经板,“随路先生每将合毁底经文并印板,至今藏着却不曾毁了,更保定、真定、太原、平阳、河中府王祖师庵头关西等处,有道藏经板”。^⑨据此推测,芮城永乐宫所藏道藏经板正是在至元十八年(1281)后被焚毁殆尽。陈国符认为,此焚经令“并未严厉执行,又依旧中国官场惯例,除京畿道观外,其它各路,殊不必谨恪奉诏,尽可将藏经隐匿,尤以偏僻道观为便。”^⑩至元二十四年(1287)后全真道又有所恢复。如阳曲县卿云观,元贞乙未(1295)“妆饰南堂,创造西庑”。^⑪《卿云观记》则由卿云观创建者李志朴再传弟子刘怀宝和石怀玉于皇庆元年(1312)立石,说明此道观一直有全真道法脉传承至元代后期。芮城《真常宫记》亦立石于皇庆二年(1313),而真常宫也一直有全真道法脉传承。

苗道一继位掌教后,全真道教势复兴,《苗公道行碑》载:“全真氏之教,由武宗崇之而益隆,凝和播之而益大。”^⑫武宗时下令保护观产,平遥《崇圣宫碑》载:“提举赵道恒这先生每根底执把待的圣旨与了也,这的每宫观每他每的房舍使臣休安下者,铺马只应休拿者,商税、地稅休与者,但属宫观的庄田、桑土、园林、碾磨、解典、库店、仓铺席、浴堂、船只、竹苇、醋

① 祥迈:《元至元辨伪录》卷四,《大正藏》第52册,第775页。

② 祥迈:《元至元辨伪录》卷四,《大正藏》第52册,第774页。

③ 李谦:《玄门掌教大宗师存神应化洞明真人祁公道行之碑》,陈垣编《道家金石略》,第699页。

④ 宋濂:《元史·释老传》卷二百二,中华书局1976年,第4525页。

⑤ 阎复:《玄都万寿宫碑》,《山西通志》卷十五,明成化十一年版。

⑥ 周德治:《创建玄逸观碑》,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77页。

⑦ 宋濂:《元史·世祖八》卷十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222页。

⑧ 李谦:《玄门掌教大宗师存神应化洞明真人祁公道行之碑》,陈垣编《道家金石略》,第700页。

⑨ 祥迈:《元至元辨伪录》卷二,《大正藏》第52册,第764页。

⑩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年,第167页。

⑪ 陈泰来:《卿云观记》,胡聘之编《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十,清光绪二十七年刻本。

⑫ 《苗公道行碑》,陈垣编《道家金石略》,第787页。

麸，货不拣什么差发休要者。”^①至大三年（1310）封东华帝君为“东华紫府辅元立极大帝君”^②并对全真五祖、七真等高道都予以封赠名号。正因为苗道一是宋德方的法孙，祁志诚弟子，所以至大三年（1310）赐号宋德方“圣旨”由苗道一收执，^③而此“加赠”也极有可能是苗道一向元廷申请而得到颁赐。

元文宗时，山西因遭兵乱，全真教发展受到影响，如闻喜真宫原为王处一弟子所建宫观，但“自天历戊辰（1328）岁西军一过，饥谨荐臻，道侣流散，宫观萧然。”^④到元统年间，才有住持道士韩元亨、赵元冲、杨元忠增修庙宇。“天历西军”之事可参《续资治通鉴》所载：“戊子，陕西行台御史大夫额森特穆尔引兵从大庆关渡河，擒河中府官，杀之。万户萨里特穆尔军溃而遁，官带领皆弃城走，额森特穆尔悉以其党代之。”^⑤因社会动荡，山西全真道日渐走向衰落。

全真道最后一任掌教完颜德明在至正七年（1341）重刻武宗加赠宋德方玄都至道崇文明化真人的圣旨，并称宋为祖师，题曰“门下洒扫嗣教重玄子完颜德明再为刻石”，^⑥表识同宗。他还重刻《玄都至道崇文明化真人道行之碑》，^⑦立于永乐宫，似乎意在表明以掌教身份再次赞誉宋德方的功德。到1346年朝廷仍然下令保护观产，“晋宁路河中府永乐镇，有的‘十方大纯阳万寿宫’……从今后他的宫观里、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差发铺马首思休要者，田地、水碾、人口、头匹、园林、磨店、铺席、房舍，不拣甚么他的，不拣是谁，休倚气力者休夺要者。”^⑧

（二）一般道众的活动与修持

元代，全真道士在山西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活动，救厄扶危，祈福消灾，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推动了全真道在民间的发展。

元初，全真教针对战乱之后大量平民流离失所，哀怨遍地的社会状况，积极在各地施设祈禳斋醮之术，“醮以度厄，于是焉要福于天地神只”，^⑨以此抚慰民众心灵创伤，希冀为百姓消灾祈福。“当其晋境，飞蝗满地，民心悬急，师率王、叶辈，斋戒致祷，蝗悉飞去，竟不成灾，人以为灵应昭然，精诚所致莫不尊敬之。”^⑩“主持醮坛，祈风祷雨，刻期不差，如影响焉，千门万户莫不归向。”^⑪正如梁启超所言“神通小术，本非佛法所尚，为喻俗计，偶一假途。然二千年来之愚夫愚妇，大率缘此起信。”^⑫祈禳斋醮之类的“神通小术”正为道教所尚，缘此抚慰民心，吸引了大批信众。

一些全真道徒忍辱炼志，建德施为，“其日用则凿井耕田，菲薄取足”，^⑬努力净化社会风气，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如翼城吕志忠“历年粗衣粝食，绝虑忘情苦志，有古人之醇德，抱真仙之素质”，因而“得缘于乡宁，邻郡门徒益亲，善道流行”，使全真道影响大开，郡人向

① 《崇圣宫碑》，胡聘之编《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十，清光绪二十七年刻本。

② 《皇帝褒封制词之碑》，芮城县道教文化促进会编《石刻资料汇编》（内部资料）2011年，第5页。

③ 《永乐宫圣旨碑》，陈垣编《道家金石略》，第727页。

④ 陈铭：《重修兴真宫记》，胡聘之编《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十八，清光绪二十七年刻本。

⑤ 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二百〇四。

⑥ 王德真：《重刻武宗圣旨碑记》，陈垣编《道家金石略》，第805页。

⑦ 商挺：《玄都至道崇文明化真人道行之碑》，陈垣编《道家金石略》，第614页。

⑧ 《兔儿年和猴儿年令旨碑记》，芮城县道教文化促进会编《石刻资料汇编》（内部资料）2011年，第41页。

⑨ 陶谷等编《宫观碑志》，《中华道藏》第48册，第658页。

⑩ 李国维：《颐真冲虚真人毛尊师蜕化铭》，李道谦编《甘水仙源录》卷七，《中华道藏》第47册，第173页。

⑪ 秦志安编《金莲正宗记》卷四，《中华道藏》第47册，第48页。

⑫ 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4页。

⑬ 宋衢：《通元观碑》，《长子县志》卷七，光绪八年版。

化,前后扩建经营十余年乃成道观。^①又如稷山张志朴“炼形苦行,纳衣露膝,行丐于汾、晋之间,胁不沾席者三十余年,寒暑无怠,老而愈坚。”^②乐贫尚俭、不饰奢华、克己忍辱、节欲不争等门风被大多数道徒遵守并发扬。忍辱无疑是那个血腥时代大多数弱者的共鸣之声,全真教将忍辱与修仙相结合,最大限度地稀释了“忍辱”中的“屈辱”成分,提升了“忍辱”的精神价值,特别是部分全真道徒本富贵而甘愿受贫,可荣华而情愿受苦的人生表率给苦难中的民众以巨大的精神安慰和鼓舞。民众将全真道徒视为同类,视为自己的代言人,这也是全真教在下层民众中形成巨大影响的重要原因。

大多全真道徒都积极立观度人,济贫行善,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有的道士或施舍饥民,或周济贫者,如闻喜王仲道“推仁乐施,周急是心”,常为饥民施粥以济。“会壬辰(1232),粥以济饥民,旬日之间,不啻千数。”^③又如闻喜李志云阐化门徒五十余众,“置牛耕种,贍济大众”^④有些道士掩埋尸骸,以安亡灵,以慰生者。《清虚观葬枯骨碑》载,丙午(1246)之秋,蒙古军攻破汾州平遥城时,遭到屠戮之人“尸盈郊邑,血满道途”,“男女无分,白骨交横”。直到甲寅(1254),始有道友“各出己囊”,“勉效古风,哀矜枯骨,命工雇力,远收近拾”。数月之间,收聚一千五百多具骸骨置于观中集体安葬,“建黄箓大醮追荐一切亡魂”。丁巳(1257),道友“再发哀衷,不吝所蓄,雇工化力,遍向郊原,广收远掇”。半年之间,又得二千多具骸骨,“萃于前庑,化缘众善”,“设黄箓醮事,拔度亡灵”,葬于丛冢。辛酉(1261),“因□米井中淘出尸骸五十多副,众力□□于城南赵选地浮土耕出军尸七百余副,及里外井中水浸者,命土人淘出二百余副,诸处寻收又得一百余副,并雇力拾尽□□□庑,随缘薄化,于上秋二十二日,依前厚仪,设黄箓追荐醮事,至二十五日葬于前坟之南。”^⑤有的道士积极行善,治病救人。如山西襄汾的李志道,“世肆难素,好积阴功。凡有疲癃残疾之者,必施药以拯之。人欲酬谢之,辄长往不顾。远近赖以全活者,不可胜数”。^⑥有的道士洁己求志,敦厚风俗。芮城薛志熙拜披云真人宋德方为师,“辟玄学而一境欢传”,^⑦教化乡里。

全真道者在战乱与动荡不安的乱世之中非常关注弱者,同情弱者,救济帮助弱者,体现出全真教的平等互助,关爱民众的特点,这也是其吸引社会底层信徒的重要原因。

三、元代全真道观在山西的兴建与分布

有元一代,除了永乐宫以外,山西的许多地方兴建修葺过大量宫观作为通玄弘道与相互联系的大小场所。这些道教宫观的兴建修葺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由军政官员主持、资助创建或者改建道观。元初,统治者对全真道大力支持,如蒙哥时期宣谕将平遥清虚观改为“太平兴国观”,掌教尹志平又将其改为“太平崇圣宫”,^⑧实际是将旧有天师道道观改造为全真教道场。尹志平赴平遥主醮,道经忻州定襄,“太守张侯闻之,出境远迎。”^⑨舍宅为观,赐号“通仙”,又建重阳观。潞州李子荣亦是弃官舍宅入道,“施地三

① 李存玉:《重修玉莲洞碑》,胡聘之编《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十四,清光绪二十七年刻本。

② 郝毅:《洞神宫碑》,胡聘之编《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十九,清光绪二十七年刻本。

③ 杜思问:《乐全观记》,陈垣编《道家金石略》,第651页。

④ 无名子:《东华观记》,陈垣编《道家金石略》,第518页。

⑤ 李志尧:《清虚观葬枯骨碑》,陈垣编《道家金石略》,第1005页。

⑥ 吕思诚:《□□修长生观碑》,王宗昱编《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6页。

⑦ 何志渊:《庙下玉京观铭》,胡聘之编《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十六,清光绪二十七年刻本。

⑧ 《太平崇圣宫宣谕》,胡聘之编《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十四,清光绪二十七年刻本。

⑨ 冯志亨:《创建重阳观记》,李修生主编《全元文》(一)卷六,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1页。

百亩，以供道众斋粥之费”。^①晋城修真观重建中，“始终其事者，郡侯段公暨夫人卫氏”。^②泽州阳城县太清观则是县尹延陵珍就任期间，亲自募工修整加固，且以观前狭窄辟修道路。己酉（1249），又以居民施舍地基。^③山西平遥清虚观，其创始者高志辅开始“寄迹于此峻岩之下，穿穴而跼，乞余而食”，里人“见其状貌高古，举止清儆，知其不凡”，于是商议筑垣起舍以居之。“长官王伯昌、副贰官陈资寿闻其风而悦之，各捐赀，起三清之邃宇，建五祖之华堂。”^④官员捐资，一方面与其信仰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元廷崇道的政治影响相关。

第二种是全真道士化缘集资修建，或改建其它祠庙或旧道教宫观为全真教官观。如闻喜县长春观由田志诚“纠率邑人等卜其地，立其观焉。”^⑤又《栖真子李尊师墓碑》载：李志明住持太原天庆宫时已被破不堪，于元太宗三年（1231），倡导修葺，“从之者云集，贵者董其役，富者输其财，智者献其巧，壮者程其力。遂使天庆之規制，雄硕俊整为一方之冠。”^⑥又如，兴真宫本是全真道祖师玉阳门下史公上人修道炼真之所，天历元年（1328），遭陕西叛军毁坏。元统元年（1333），“住持道士韩元亨、赵元冲、杨元忠，同心协力，备费鸠工，殿宇疎漏者增修之，应门圯败者更新之，柱础倾者正之，基址缺者完之，绘妆塑像，中外俨然，咸为一新。”^⑦全真道士为化缘修建道观会适时利用民众的“灵验主义”思想，假借“神异现象”引导民众捐资。如芮城薛志熙建玉京观，“一日，延官庶谊修建。去观百步皆闻异香，非沉檀比，徧觅源由，莫知所从，众皆疑异。中有殿□李君玉乃曰‘非圣贤降临，岂有此奇特’。自时厥后，凡所祈禳，无不应感。是以一方士庶，倾倒信奉，割地输财，助工借力，共成盛事。”^⑧全真道士募缘中，其家庭成员亦成为其重要合作者和信徒，如晋城修真观重修中女冠张守敬之弟德忠、弟媳王礼善以及“男留住、女梅尔、庆仙、宜哥、满惜”均参与其中，祈愿“同证妙果”。^⑨全真道亦通过购买土地，兴建宫观，如潞城吴志坚“劳勤心力，铢积寸累，买县东北隅民居二十五亩，为祈福地。”^⑩

值得注意的是全真道依靠蒙古上层的支持，大规模扩展势力，将部分民间祠庙改造为全真教官观。据《大元敕赐重建尧帝庙碑铭并序》载：“有全真道师曰靖应真人姜善信，愿以道众行化河东，更择爽坛，重建庙貌。请于朝，上嘉其意，……凡三阅岁而庙貌崇成。为地柒佰亩，为屋肆佰间，耽耽翼翼，傲然帝王之居。殆与‘土阶三尺、茅茨不剪’者易观矣。经始于至元二年（1265）之春，落成于至元五年（1268）之八月。诏赐其额曰‘光宅之宫’，殿曰‘文思之殿’，门曰‘宾穆之门’。”^⑪尧庙本是祭祀帝尧之庙，而在元代被全真道占据。除尧庙外，靖应真人姜善信还将大禹庙、绛州鼓堆孚圣庙等，改为全真道宫观，名动京师。又如洪洞道士张志一“以□戌岁承郡人礼召，始来住持（娲皇庙），……逮乙卯（1275）岁庙貌小成。庙旧以娲皇名，至是奉制改名补天宫。”^⑫元代部分民间祠庙被改建为全真道宫观，主要在至元十八年（1281）之前。

① 宋子贞：《玉虚观记》，李修生主编《全元文》（一）卷八，第179页。

②⑨ 李俊民：《重修修真观圣堂记》，李修生主编《全元文》（一）卷三，第44页。

③ 李俊民：《重修太清观记》，胡聘之编《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十四，清光绪二十七年刻本。

④ 李宏权：《金元之际全真教道观的社会经济来源》，《郑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⑤ 薛邦荣：《创建长春观记》，胡聘之编《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十四，清光绪二十七年刻本。

⑥ 王博文：《栖真子李尊师墓碑》，李道谦编《甘水仙源录》卷六，《中华道藏》第47册，第169页。

⑦ 王复初：《兴真宫记》，胡聘之编《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十八，清光绪二十七年刻本。

⑧ 何志渊：《玉京观碑》，陈垣编《道家金石略》，第633页。

⑩ 宋衡：《通元观碑》，《长子县志》卷七，光绪八年版。

⑪ 王磐：《大元敕赐重建尧帝庙碑铭并序》，王汝雕编《临汾历代碑文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页。

⑫ 高鸣：《重修娲皇庙碑》，胡聘之编《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十六，清光绪二十七年刻本。

第三种是普通民众出资、兴役修建道观或施舍屋宇改建。民众在频繁的社会灾难面前,强烈渴求神灵护佑,因而自发修筑祠庙,延请道流主持。如芮城玉京观起初只是仅蔽风雨的小道庵,传说因庵主薛志熙“凡所祈禳,无不感”,“是以一方士庶,倾倒信奉,割地输财,助工借力,共成胜事”。“又有所谓广田亩,拓道路,植芡椒,栽桃李,左右前后园圃一新”,终“变荒田为福田”。^① 芮城乐全观,“始于圣朝之丁酉(1237),有西窑李福成割己业一十亩以施于河府郭,越七年癸卯(1243年),又弃中间地七亩,以施于灵峰杨,及枣林平,以资日用之费,而郭、杨二公各主持之”。^② 同在芮城的真常宫,“里人有张果善者,悟身世缘空,弃俗从道,购得崔宅,将复旧观。……其外护功德赞成其事者,皆一方众善资之,而大夫吕公、总领王公,运力居多。”^③ 还有芮城的玄逸观,据《创建玄逸观碑》载:“至元十七年(1280),始贾今孙谷口地产,爰其境土,移此修营焉。于是亲率徒侣,叶力同心,日就月将,乐天交食。”^④ 又如稷山城北有真阳子、全真子圉堵遗址,葺而居焉,仅庇风雨。其弟子张志朴“炼形苦行,纳衣露膝,行丐于汾、晋之间,胁不沾席者三十余年,寒暑无怠,老而愈坚”。乡人悯其勤苦,于其所居建“三清□□,七真之殿,门庑毕备,峻宇凋墙,极其壮丽,绘塑庄严,金碧交映”。^⑤ 闻喜真真观最初为“梨园太平乐府李唐之教坊……化为民居,其居民之贤者聚席而谋曰‘此一规地,古帝王练习歌舞之离宫也。至于风清月朗之际,或有闻金石丝竹之音者焉,小民居之,恐非吉兆,可求访逸客幽人以为颐真养浩之所。’”^⑥ 因社会动乱、兵祸水旱、疠疫之灾频仍迫使民众流徙避难,原来宗族聚居的社会组织逐渐瓦解,被信仰性组织取代,“大朝抚定之后,人烟杂居,不独亲其亲而四海皆亲,不若结香火之亲缘。”“遂于驿途之侧卜堕一规斲瓦砾而夷之,芟荆杞而垣之。……创然一新,稍有次序,欲访幽人寂士主而居之。”^⑦ 全真道在剧烈社会变动的大背景下适应了民众的精神诉求,是其得到发展的重要原因。

在此,笔者据《山西通志》、《山右石刻丛编》、《中华道藏》、《道家金石略》、《三晋石刻大全》以及山西各地地方志、散见碑刻等记载,对山西境内全真道宫观作如下统计:^⑧

依据上表看,元代全真道观在山西分布十分广泛,但其分布仍具有不平衡性。山西境内几乎90%以上地区均有全真教派在活动,并建有道观,但道观最为集中,且数量规模都非常宏大者却基本分布在太原地区及其以南沿汾河下游诸州县,如洪洞、赵城、临汾、襄陵、翼城、绛州、闻喜、稷山、芮城等地。全真道观在分布数量上次于以上诸州县的还有泽州、沁州所属的一些县境,如晋城、沁源等地。而分布最为稀少的则是晋北地区。这种地域分布的不均衡性主要与其周边地缘影响有关,晋南一带靠近陕西,而晋东南的泽州、沁州则靠近河南,受两地全真教风气之影响而使其地亦然。

此外,由统计看,金元时期分布于山西的全真道观,其总数约在300座以上。其中约近2/3创建于金大定十年到元至正二十八年(1170—1368)之间,另有约1/3则始建于金大定十年以前。而新建道观又多集中于元代至元、大德、至治、泰定、至正等几个时期,最为密集的时期是元世祖时期。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应主要与元代统治者的崇道政策的变化相关。

① 何志渊:《玉京观碑》,陈垣编《道家金石略》,第633页。

② 杜思问:《乐全观记》,陈垣编《道家金石略》,第652页。

③ 王道亨:《真常宫记》,陈垣编《道家金石略》,第735页。

④ 卫道玄:《创建玄逸观碑》,陈垣编《道家金石略》,第778页。

⑤ 郝毅:《洞神宫碑》,胡聘之编《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十九,清光绪二十七年刻本。

⑥ 杜天儿:《兴真观记》,胡聘之编《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十四,清光绪二十七年刻本。

⑦ 韩志谨:《三灵侯庙像记》,胡聘之编《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十五,清光绪二十七年刻本。

⑧ 古州县名与今不同者,均注出今名;不在今山西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地区未列,现归属者增列;没有宫观的地区未列。

路名	县州名		道观数量		总数
			元代前	元建	
晋宁路	临汾		4	7	11
	襄陵		3	7	10
	洪洞		4	13	17
	浮山		4	1	5
	汾西		1	0	1
	岳阳（安泽）		1	0	1
	河中府	河东（永济）	4	7	32
		临晋	5	1	
		猗氏	1	1	
		万泉	0	4	
		河津	1	3	
		荣河	0	5	
	绛州	正平（新绛）	0	1	41
		太平（汾城）	2	2	
		曲沃	1	2	
		翼城	4	10	
		垣曲	2	2	
		稷山	0	7	
		绛县	0	8	
	潞州	上党（长治）	4	0	20
		壶关	2	0	
		长子	1	3	
		潞城	2	0	
		屯留	1	2	
		襄垣	1	3	
		黎城	0	1	
	泽州	晋城	6	2	21
		高平	1	1	
		阳城	4	1	
		沁水	3	2	
		陵川	0	1	
	解州	解县	0	1	23
		安邑	1	1	
		闻喜	4	6	

续表

路名	县州名		道观数量		总数
			元代前	元建	
晋宁路	解州	夏县	0	2	
		平陆	1	1	
		芮城	3	3	
	霍州	霍邑	2	0	26
		赵城	19	4	
		灵石	1	0	
	隰州	隰州	4	0	9
		大宁	1	1	
		石楼	0	2	
		永和	0	0	
		蒲县	0	1	
	沁州	铜鞮(沁县)	2	4	10
		沁源	1	1	
		武乡	1	1	
	辽州	辽山(左权)	0	3	5
		榆社	1	0	
		和顺	0	1	
	吉州(吉县)		0	1	1
冀宁路	阳曲		0	4	4
	文水		2	1	3
	平晋(太原)		0	0	0
	祁县		1	3	4
	榆次		2	5	7
	太谷		3	4	7
	清源		0	2	2
	寿阳		0	1	1
	交城		0	3	3
	徐沟		2	0	2
	汾州	西河(汾阳)	2	2	16
		孝义	0	2	
		平遥	4	3	
		介休	2	1	

续表

路名	县州名	道观数量		总数
		元代前	元建	
冀宁路	石州(离石)	2	5	7
	忻州(定襄2)	4	1	5
	平定州	4	3	7
	临州(临县)	1	1	2
	保德州	3	2	5
	崞州(崞县)	1	1	2
	管州(静乐)	0	1	1
	代州	3	1	4
	台州(五台)	0	3	3
	兴州(兴县)	1	0	1
	坚州(繁峙)	0	1	1
	岚州(岢岚)	3	1	4
	孟州(孟县)	0	0	0
大同路	大同	3	0	3
	白登(阳高)	0	1	1
	宣宁(丰镇)	0	0	0
	怀仁	0	1	1
	平地(凉城)	0	0	0
	浑源州	2	2	4
	应州	2	2	4
	武州(神池)	0	0	0
	朔州	马邑(朔县)	1	1
		鄯阳(朔县)	0	
	蔚州	天镇	1	1
		灵丘	1	1
		广灵	2	2
		定襄	1	1

四、元代全真教在山西发展的特点

终元一代,山西全真道发展迅速,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元代山西全真道发展呈现不平衡性。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时间上的不平衡。元代山西全真道快速发展于元前期,世祖之后,由于元朝实行“尊佛抑道”政策,全真道再也无力与佛教抗争,时有起伏。其次是空间上的不平衡。金末元初,全真道主要在晋南一带发展,并形成了由南向北传播的特点,一方面是全真道士主动北上弘道,另一方面是在金廷贞祐南渡以及元军攻克晋南过程中一部分道士或南下进入河南,或选择北上。因战乱而使全真道徒频繁迁徙避难,使全真教扩大了传播范围。战乱中,旧有道观残毁殆尽,道徒四散,客观上对全真教取代天师道之旧道教

提供有利条件。丘处机东归后,宋德方、潘德冲等高道,尹志平、李志常、祁志诚、苗道一等掌教由燕入晋,弘道阐教,形成由北而南的传播态势,但是,山西全真道势力仍然主要集聚在晋南地区。这种状况明显地表现在:一是晋南地区修建宫观的普遍程度超过晋北地区,数量较多;二是作为全真道三大祖庭之一的永乐宫建立在晋南地区;三是全真道在晋南这一区域编印《道藏》,并在这一过程之中,促使晋南地区汇聚起一批道门之中理论水平很高的精英人物,促进了晋南道教的繁荣发展;四是晋南与陕西、河南毗邻,深受陕西终南山、华山道教以及河南王屋山道教的影响。晋北地区则主要由佛教势力占据,道教势力较为薄弱。

第二,经过金代发展,元代山西全真教实力大增,宫观建筑宏丽壮观,特色鲜明,大多数道观都拥有数量不等的地产,形成实力雄厚的经济实体。全真教宫观建筑颇能体现其独有特色,如宫观名称中多含“真”字,标明其全真教宗旨,或直接以祖师“纯阳”、“重阳”、“长春”等名字命名;建筑中普遍增加了供奉全真“五祖”和“七真”的殿堂。如,定襄重阳观“其殿有四,曰三清,曰玉皇,曰三官,曰四圣,曰真官,曰七真,各以次居。”^①河津通仙观“辟所居殿堂,列十一真之像。”^②荣河棲云观创修中“南构殿三架,宇前后各二,立无始道君老子像,使□□敬信。后为堂,与殿相称,列七真人于座。……堂之左右,延宇垂阿,武安灵官位奠焉。东西两庑,共十二楹四椽,中为宾馆,……前为大门,庑西偏室,南北各三间,……乔木百草,清风自生。中为玉皇殿,……膳房、净居分列其次。……所隶庵观五,其名之甲乙,庵观远近具列于碑阴,系观之恒产。”^③掌教李志常至芮城九峰山,“命其徒刘若水辈,别营上宫。倾囊倒橐,悉为潘助,□是为殿三,曰无极,以奉三清,曰混成,以奉纯阳,曰袭明,以奉□真。□□有堂,真官有祠,徒众之所居,宾旅之所寓,斋、厨、库、厩、园、圃、井、湫,靡不毕备。”^④可见,全真道宫观规制宏大,增列全真教认可的道统谱系,以强化其鲜明的全真谱系神仙信仰特色。

全真道以自耕自足号召,培植起较强的经济实力,如闻喜县东华观李志云与其弟子于己亥年(1239)“同心奉侍,竭力兴缘,添盖左右云法二堂,凉楼、厨舍、杂居之宇一切所需无有阙用,置牛耕种,赡济大众。”^⑤很多道观普遍拥有数量不等的观产,有的甚至数量极其庞大,如《纯阳万寿宫提点下院田地常住户记》表明,芮城大纯阳万寿宫除本院外,其下院在18处以上,甚至涉及省外之河渚、华州渭南等地,其地产有田地24处,祖坟6处(其中包括女众坟1处),庄院2所,窑院1所,枣园、石榴园、果园、苇园、菜园各1所,水磨、碾磨7盘,常住43人。可见其观产丰赡,正所谓“天下良田美宅,不归于老氏,则归于释”。^⑥

第三,山西全真教各地宫观与祖庭保持密切的上下级隶属关系。全真教一方面通过师徒传承关系形成严密的法统谱系,构成法统隶属。如陕西三原人杨明真曾就学于马丹阳弟子稷山段明源,“往诣参请,多蒙指授,仍以物外人词见赠”。^⑦之后,稷山人赵志、王君美远赴三原从学于杨明真,老而返回稷山,在杨明真园堵故址上创建洞神宫。^⑧由此可见其师徒传承的影响。亦有天师道徒通过法统转归全真者,如女冠张守敬“礼太原榆次县专井村玉真庵洞妙散人杨守玄为师,师乃长春真人门下宁神子所引度者也。”^⑨张守敬原为天师道徒,因礼杨守玄为师而转归全真门下。另一方面全真道徒通过政治任命而形成行政权力隶属关系,各地道官基本都是通过掌教提名而任职,山西

① 冯志亨:《创建重阳观记》,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六,第111页。

② 段克己:《通仙观记》,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五十九,第211页。

③ 段成己:《创修栖云观记》,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五十九,第218页。

④ 王鹗:《重建大纯阳万寿宫之碑》,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二百四十六,第16页。

⑤ 无名子:《东华观记》,陈垣编《道家金石略》,第518页。

⑥ 段克己:《通仙观记》,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五十九,第210页。

⑦ 李道谦编《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上,《中华道藏》第47册,第86页。

⑧ 郝毅:《洞神宫碑》,胡聘之编《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十九,清光绪二十七年刻本。

⑨ 李俊民:《重建修真观圣堂记》,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三,第44页。

全真教亦基本如此。几乎所有全真道观主持都是全真七子的弟子或者是再传弟子掌领,各地宫观道职,都由掌教任命。掌教也有权赐额、赐名,如平遥太平兴国观被“掌教大宗师真人师父再更为太平崇圣宫”。^①芮城真常宫为和燕京总观建立联系而“遣门人焦志润、张志普斋状走燕,礼教真常真人师,以是宫隶长春别馆。”“至元戊辰(1268)掌教诚明真人升观为宫,□今名焉。今诸路道教提点兼领真常宫事。”^②“至元己巳(1269),潞州推择元门中年高行洁士,拟为道正,诚明张真人特以命君(吴志坚)。”^③这种道统与政统合一的组织体系,使全真道具有了上下一致,内外相维的牢不可破的竞争力量,这也是其发展迅速而广泛的原因之一。

第四,元代山西全真道高道辈出,通经博古,学识深厚,著述丰赡。元代山西全真道较金代有了较大发展。有文献记载的金代道士人数大略为23人,而元代为63人。其中很多高道,学养深厚,均有著作,颇具影响,对全真教的宣传与发展发挥了重要重用。如陵川秦志安“记诵该洽,篇什敏捷”,“其于《三洞》、《四辅》万八千余篇,补完订正,出于其手者为多。”“所著《林泉集》二十卷行于代。”^④云中白登(今大同)人刘道宁尝作《巴人曲》接引于众,又著《会仙》、《随应》、《总仙》三录,以道神仙可学之事。”^⑤泽州高平县人姬知常著诗文《云山集》,及《道德经总章》、《周易直解》行于世云。^⑥泽州高平人申志贞著诗文《濩泽蒙斋集》16卷,^⑦绛州翼城人史志经著《华山志》14卷。^⑧披云弟子何志渊有《水谷代腹》7卷。这些诗文或者爬梳道史,阐明源流,弘扬大道;或表彰山林,昭示后人,为后世修道者提供借鉴;或借诗明志,论道宣教,劝化诱导,服务政治。这些文集不仅阐述全真道伦理,也反映了三教合一思想,充分显示了全真道的繁荣,也扩大了全真道的影响。

总之,全真教于马丹阳掌教时期传入山西。丘处机掌教时,全真教利用统治者的力量,适应民众祈福禳灾的心理需求,迅速扩大了教势,不仅信众人数和道观数量大为增加,而且还开凿了道教石窟、组织刊刻了《道藏》,使山西成为当时北方全真教势力最隆盛的区域之一。同时,元代全真教在山西的发展也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等诸多地域特点。

(责任编辑:于 光)

① 《太平崇圣宫宣谕》,胡聘之编《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十四,清光绪二十七年刻本。

② 王道亨:《真常宫记》,胡聘之编《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十,清光绪二十七年刻本。

③ 宋衡:《通元观碑》,《长子县志》卷七,光绪八年版。

④ 元好问:《通真子墓碣铭》,李修生主编《全元文》(一)卷四十二,第670页。

⑤ 王鹗:《浑源县真常子刘君道行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493页。

⑥ 李道谦编《甘水仙源录》卷八《知常姬真人事迹》,《中华道藏》第47册,第188页。

⑦ 李道谦编《甘水仙源录》卷八《洞元虚静大师申公提点墓志铭》,《中华道藏》第47册,第189页。

⑧ 李道谦编《甘水仙源录》卷八《洞玄子史公道行录》,《中华道藏》第47册,第184页。